

# 建筑的意指

## ——论“马斯科吉三部曲”中“白房子”之转型

陈海容

**内容提要** 在“马斯科吉三部曲”中，雷蒙德·安德鲁斯不厌其详地呈现了一幢两层楼的“白房子”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三次转型情况，甚至多次抛开故事情节而转向对白房子的描述。从美国南方小镇的第一家咖啡馆到第一家妓院，“白房子”的每一次转型都以全新的面貌形成一个新的空间。转型一方面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新的个体经验的产生，为我们把握20世纪美国南方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从种族隔离到种族融合转型的社会现实，体味日常生活与种族政治之间的博弈提供了一条形而下的路径。

**关键词** 建筑空间 美国南方 种族 物质文化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20.02.014

雷蒙德·安德鲁斯的“马斯科吉三部曲”被誉为“南方地域文学乃至整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堪比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瓦法小说”。<sup>①</sup>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虽然肯定安德鲁斯在“探索人物和社区丰富的文化遗产”<sup>②</sup>上的贡献，但对其作品中浓厚的建筑文化却鲜有讨论。从物质性（materiality）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建筑都是文化形式，而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文学和建筑都具有诸多相似性。大卫·斯普尔（David Spurr）认为，建筑和文学都能“定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建筑作为一种建筑艺术，根据想象结构赋予外部世界以具体形式，而文学作为一种书写的艺术，赋予同一世界以象征形式……艺术的本质总体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即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有序表达”。<sup>③</sup>“马斯科吉三部曲”

中的“白房子”不仅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域，也是展现情节、铺陈故事的背景和空间。两层楼的“白房子”在到处都是简陋棚屋的黑人区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仅在视觉上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冲击力，也成为人物身份的象征。

在美国文学与大众文化生产中，对“白房子”的崇尚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干净整洁的白房子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与日益被隔离的下层阶级生活和劳动的空间——越来越隐蔽的小巷、地下室、后院——形成鲜明的对比”。<sup>④</sup>就安德鲁斯出生的佐治亚州而言，早在18世纪后期，白色便成为佐治亚建筑的典型特点：从红色、褐色、绿色或某些特定族裔未涂漆的房屋外观，转向对几乎一致的白色的流行选择。<sup>⑤</sup>安德鲁斯对“白房子”

的书写表明,他不仅熟悉佐治亚州的建筑景观,并且深谙其文化内涵。“白房子”之所以在安德鲁斯的作品中出场,正是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本文以建筑作为文化符号,分析“白房子”所产生的三个空间:20世纪20-40年代的“山姆咖啡馆”、40-60年代的“红馆”、60年代以后的“摩根妓院”的意义,考察其转型轨迹背后的“文化逻辑”。

## 一、20-40年代的“山姆咖啡馆”： 日常生活对种族控制的抵抗

在安德鲁斯的第一部小说《阿巴拉契之红》(*Appalachee Red*)中,“白房子”作为白人摩根送给黑人情妇小不点的礼物,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阿巴拉契地区由黑白房子所展示的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空间区分,将种族意识形态对建筑景观的塑造表现得淋漓尽致。1920年,山姆夫妇买下了这幢建筑物,将其打造成山姆咖啡馆。诚如比尔·布朗(Bill Brown)所言,“文学可以揭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可以在文学段落中‘还原’某一物质的意义。”<sup>⑥</sup>山姆咖啡馆20年的兴衰史不仅再现了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现实与大萧条对底层人们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也见证了南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未被摧毁的精神。

小说中,在这一种族隔离阶段,种族主义作为权力的根本机制,在法律、生活、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结构性的种族主义与国家机器相结合,将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白人手中,保证了种族制度的维持和运转。受白人警察“保护”的山姆咖啡馆俨然是美国南方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展现了当时的政治景观。没有任何权力的黑人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唯一能够反抗的方式是暴力,而山姆咖

啡馆内汤姆逊因反抗白人警察而惨遭枪毙的情景,也宣告了暴力作为解决种族冲突、获取种族权利的途径的失败。

在恶劣的种族生态环境中,山姆咖啡馆的出现为黑人带来了一个短暂的避难所。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说:“物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对人施加影响:改变他们的意识、价值观和行为。”<sup>⑦</sup>作为马斯科吉县黑人社区的第一家咖啡馆,山姆咖啡馆的物质存在为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在山姆咖啡馆出现之前,人们每周六从全县各地涌入城镇,随身带着午餐,在布莱克希尔殡仪馆的前廊和院子随意找一地方闲聊,吃午餐,而随着咖啡馆的出现,黑人开始到这里聚集,山姆咖啡馆也逐渐成为黑人新的社交中心。

与咖啡馆外部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是,在山姆咖啡馆内,读者能够领略到的是一种悠然闲适的日常生活节奏。“来自马斯科吉县的人们带着家人、朋友或是情人涌入这个干净的小咖啡馆,点一份烤排……”<sup>⑧</sup>熟悉的文化符号在加强社区的情感联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凭着一张“以猪的各个部分为特色的菜单”,山姆咖啡馆便把社区轻松地联系到一起。

不论是从物理空间还是从精神空间来看,山姆咖啡馆都在南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满足其对“情感”的需求。山姆咖啡馆在黑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意义,用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的话说,是提供了一个“第三地方”(third places):“这些地方不是家庭或工作场所,而是帮助人们消磨时光的地方。”<sup>⑨</sup>因而当山姆咖啡馆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日益走向衰败时,与咖啡馆相连的日常生活破坏也通过“白房子”建筑本身的衰败体现出来。

小说中，到了1931年，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光顾咖啡馆的顾客都处于失业状态，到咖啡馆也只是无聊地打发时间；咖啡馆二楼住的租客也因收入减少而退租，一系列因素都导致咖啡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无论是在视觉表征上还是在文本表征上，山姆咖啡馆已经彻底失去了当初的繁荣与热闹景象。在咖啡厅的内观上，一连串灰暗的、丑陋的物质要素构成了一幅压抑、沉重的画面：天花板“被烟雾与灰尘熏成了黑色，四周布满了灰色的蜘蛛网”，柜台前“快要散架的凳子”，厨房里“覆盖着层层黑色油脂”的丑陋的燃油灶，“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小型裸露灯泡”。在外观上，位于“白房子”后面的厕所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建筑物前廊上方挂着的刻有“山姆咖啡馆”字样的木匾在很久以前也不见了；曾经显眼的房子“如今已经成为历经风霜模样的建筑物，在荒草萋萋中不和谐地屹立着”。这栋如今“唯一还有点样子的建筑物”，虽然“很容易看出是胡同所有商店建筑中最坚固的，但那也是昨日光景，如今这幢建筑物墙壁急需粉刷，顶楼窗户的铰链松动，剩下的几扇百叶窗耷拉着，孤独地主宰着后街，就像一个笨重的木制维纳斯飞盘——静静地等待着”（67页）。所有的物质符号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衰败的景象，宣告了山姆咖啡馆时代的结束。

通过大萧条时期的建筑景观，安德鲁斯再现了南方的文化景观。安德鲁斯从小在南方长大，家境清贫，他对种族灾害、自然灾害等为南方人们带来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山姆咖啡馆的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萧条给南方带来的致命性冲击，但种族主义的遗迹并没有因为这幢建筑物的衰落而消失，而是铭刻在山姆咖啡馆的身体上，形成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正如叙述者所提到的，“但散落在地板其他地方急需擦洗的是另一种更为黑暗的污渍，诉说着那

些没有错过目标的射手们的故事。它们是人的血液。对于这些献血者来说，山姆咖啡馆污秽不堪的木地板上点缀的这些永久瑕疵，就是他们的墓志铭。”（67页）

因此，安德鲁斯对山姆咖啡馆的书写流露出强烈的种族意识。山姆咖啡馆从繁荣到衰落的社会生命史，反映了该时期美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图景。尽管山姆咖啡馆在大萧条的影响下走向了终结，但其物质存在同样有助于文化意义的重构。正如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所言，“物为人类体验记忆提供了基础。”<sup>⑩</sup>山姆咖啡馆的物质元素，无论是兴盛时期的菜单，还是衰败时期的“黑色污渍”，都能唤起每一个有着山姆咖啡馆记忆的人对于过去的情感反应。虽然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方式随着山姆咖啡馆的终结而遭到破坏，但静静等待的“维纳斯飞盘”已然将读者的目光导向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 二、40-60年代的“红馆”： 消费文化下种族秩序的调整

1945年二战后，“白房子”迎来了它的第二次转型，成为极具现代化色彩的“红馆”，根据其新的主人红而重新命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战略物资生产以及对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物资供给，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摆脱了战前的萧条状态。充裕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水平大大提升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带动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意识。就建筑而言，正如安德鲁·山肯（Andrew M. Shanken）在评论40年代的美国建筑杂志和广告对人们的影响时所提到的那样，“读者可以预观‘战后’有形的电器、钢铁、玻璃、塑料、照明和铜片的聚集，它们一起构成了战后的房屋、街区和闪耀的新城市。”<sup>⑪</sup>因此，安德鲁斯将“白房子”的第二次转型放在二战后，

显然有其深意。在大萧条时期衰败的山姆咖啡馆的基础上重建的这幢现代化建筑,其文化价值正是二战后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写照。

经过改造后的红馆在视觉上让人耳目一新。无论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红馆已然具备了一个现代咖啡馆的所有物质要素。它装修时尚,墙上涂上了一层新的白色墙漆,顶层的十个窗户都装上了新的绿色百叶窗,现代“吊顶电灯”取代了之前的“用绳子吊在天花板上的裸露灯泡”,“自动点唱机”、“高背收银台”等物质要素的出现共同建构了红馆现代化的、时尚的物质环境。

在咖啡馆内部,咖啡馆的地址未变,空间的格局、功能和用途却逐渐得到拓展。从菜单来看,红馆的食物品种更加丰富,为黑人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虽然仍以烧烤为特色,但在肉类的品种上更为丰富。“不止是烧烤,红的咖啡馆的菜单主要是肉类,除了山姆早期经营时候提供的猪的所有部分,还增加了汉堡、热狗、排骨、炸鸡和鱼等。顾客可以在柜台买到什锦糖果、口香糖、饼干、花生、薯片、果皮、软饮料、冰淇淋、甘草、烟草和鼻烟。”(136页)此外,红馆还添置了唱机,设立了赌场、舞厅等娱乐场所。“自从他的咖啡馆和赌场开业以来,留在这个地区的每一个黑人都能闻到飘来的烤肉的香味,听到楼上掷骰子的声音,几乎都走进了红的咖啡馆和赌场,将积攒的钱花在暂时填饱肚子或玩几把骰子上。”(182页)

与山姆咖啡馆的传统经营模式相比,受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红馆无疑有了相当的变化,它以全新的格局、用途和社会功能成为一个新的空间,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小说中黑人伯德的感叹表明了红馆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的调整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马斯科吉县的所有事情——喝酒、赌博、跳

舞、音乐和美食时间——都汇聚在一个大屋顶下——阿巴拉契之红的府邸。”(233页)在新的社会生活中,迎合享乐主义的跳舞、看电影、参加舞会、开车兜风、身着时装等生活方式风靡一时,而红馆的建筑符号正好拼贴起一个消费神话,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功能性要求,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变化。

然而,与山姆咖啡馆一样,红馆也并非惰性的、沉默的物质存在。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之重点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关系。因此,“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就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而是因为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才成为“消费”对象。<sup>⑫</sup>红馆的每一个装饰的细节、每一处空间都呈现着这幢建筑物与其他建筑物的差异性,通过视觉效果向社区传递着它的控制和优越地位,炫耀着它的权力。对于“白房子”新的主人而言,利用消费市场丰富的资源所精心打造的这幢建筑物,反过来也为其赢得了—一个显赫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使其能够从默默无闻跻身至中产阶级甚至上层阶级的行列。

此外,建筑上的等级差异也促成了这一新的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也提到,“在大的分化的社会,建筑手段(例如计划、设计和装饰类型)可以清晰地表达空间等级。”<sup>⑬</sup>小说中,与山姆咖啡吧相比,红馆不仅在黑人社区的棚屋中显得格外壮观,而且比“白人的饭店还要豪华”,暗示了种族关系在新的消费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山姆咖啡馆内白人警察与黑人的种族关系,此时已经被白人、混血儿、黑人三者之间的等级关系替代。而且,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红与白人警察成了合作伙伴,共同从黑人身上牟利,将该时期的阶层图景和政治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 20 世纪南方的进步话语中，黑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南部的城镇和城市……存在一个明显可识别的黑人精英阶级……这些有色人种的贵族往往在建立学校、老人院和其他满足黑人群众需求的机构的运动中引领先锋。”<sup>⑭</sup>与红一样有着混血儿身份的安德鲁斯显然觉察到了黑人内部身份与阶层的分野，以及以红为代表的黑人精英阶层在改变种族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红馆的社会生命最终与种族融合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当红同母异父的黑人弟弟蓝因为从事种族融合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后，红不得不重新思考种族身份的问题。小说中蓝说道“红，由黑人佣人（House Nigger）担任主人和田野黑人（Field Nigger）之间中间人的日子结束了。现在是，不管他喜不喜欢，查理<sup>⑮</sup>都要与我们这些田野黑人打交道。”（254 页）红必须在弟弟的种族融合事业与自己的个人事业之间做一个选择，他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以他为代表的阶级在种族融合过程中的态度。在《阿巴拉契之红》故事的结尾，红除掉白人警察布茨后离开，决定与蓝合作，将阿巴拉契变成一个种族融合的示范城镇，也宣告了红馆时代的结束。

因此，红馆反映了安德鲁斯对二战后消费主义文化模式下的种族、阶级关系的观察与思考。红馆的物质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二战后美国的消费主义的形成，以及消费背景下人们消费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形式本身强大的具有反抗力的物质聚合（material assemblage）”。<sup>⑯</sup>在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中，红馆在功能上的拓展、在装修设计上表现出来的与其他建筑的差异，对固有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馆的兴衰是红从个人财富转向种族利益的过程。从为了商业利益与白人警察合作到为了支持同父异母的弟弟蓝从事的种族融合事业而将

白人警察杀死，红对白人警察态度的变化表明了以红为代表的黑人中产阶级在种族融合中所选择的立场。以红与蓝为代表的黑人内部各阶层的合作也为一个新的种族融合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 三、60 年代以后的“摩根妓院”： 种族融合下的文化遗迹

安德鲁斯的第一部小说《阿巴拉契之红》以红的离开宣告了红馆辉煌时代的结束。而在第三部小说《甜心》中，到了 1966 年，红走后由黑桃经营的“白房子”迎来了它的最后一次转型：从“红馆”转变为当地白人和黑人合伙经营的第一个官方妓院。阿帕杜莱认为，“只有通过对物的轨迹的分析，我们才能解释让物具有生命的人类的交易和计算。因此，即使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行动者对物进行意义编码，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仍然反映了如下情况：行动中的物说明了他们的人类和社会背景。”<sup>⑰</sup>“白房子”从红馆到摩根妓院的转型，是民权运动与种族融合政策的体现。

种族融合政策使黑人能够去白人的酒店、饭店等公共场所。白人餐厅对黑人的开放，导致红离开后由黑桃独自经营的“红馆”失去了它在社区中的优势地位：

新的“种族融合”实验很快证明是这个地区剩余的少数几家黑人商业的诅咒。阿巴拉契的黑人想到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再光顾红的咖啡馆。现在，他们可以坐在位于城镇主道、被誉为整个州或整个南方最好的饭店之一的摩根大楼酒店著名的松树厅里，和白人同时用餐。<sup>⑱</sup>

在种族隔离时期，空间是审视黑人受害者身份的一个重要维度，对种族歧视现象或种族关系

的分析自始就隐含空间性。<sup>①</sup>正如种族隔离指向了空间政治一样,种族融合引发的也是一场空间上的革命,而且,由于“种族隔离的物质表现与种族偏见、工作歧视和剥夺投票权一样是民权运动的目标”,“民权斗争的一项成功举措便是拆除隔离的空间”。<sup>②</sup>因此,摩根妓院作为民权运动的产物,其构成的新空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生活水平上,都体现了一定的进步。

从种族隔离到种族融合,“白房子”从山姆咖啡馆到摩根妓院的转型体现了政治正确的思想。如威廉·格里森(William A. Gleason)所言,“建筑换句话说就是政治。”<sup>③</sup>“白房子”最初是白人主人摩根送给遭其侵犯的黑人女性小不点的礼物,也是大个子汤姆逊因暴力反抗白人警察而遭其枪毙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白人实施种族暴力与压迫的物证。而到了摩根妓院阶段,种族分界线在政治和法律已被消除,妓院从身体的层面逾越了过去在白房子空间里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界线,从性的种族政治的物证转变为身体的狂欢场域。无论是从由白人摩根和黑人甜心合力改造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妓院本身的性质来看,妓院这一空间都具有颠覆性。它逐渐消解了过去蕴涵在这一空间中的种族权力因素,在公共印象和功能上与之前的两个空间已经截然不同。

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与山姆咖啡馆、红馆相同的是,摩根妓院作为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物理空间,又是南方人们日常生活上演的“舞台”和物质环境的载体。“建筑不言而喻是物质的,而且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环境……建筑的物质性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特殊性的自然通道。”<sup>④</sup>《甜心》中叙述者对妓院的内部设计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叙述“从门边一直延伸到酒吧角落的黑色皮沙发”、“铺满整个房间的柔软的、雪白的长毛地毯”、“抛光的闪闪发亮的钢琴”、“崭新的高度抛光的乌木吧台”、“真皮座椅”、“玫瑰色的灯泡”等

一系列物质要素展现了摩根妓院现代化的装修、布局和设计,也让读者得以窥见60年代美国南方丰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尽管如此,利用妓院这一形而下的空间来表现政治改革、种族融合等方面的进步,似乎本身就反映了安德鲁斯对此所持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事实上,在《甜心》中,安德鲁斯对种族融合对黑人日常生活的破坏表现出深深的焦虑。种族融合后被遗弃或消失的黑人商业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

沿着这个小镇的主干线向后或者说向北走,1966年夏天,红的巷子依然有三幢一层楼高的历经沧桑的建筑物,矗立在东部街区。在“那天”之后不久,它们关闭了,同时关闭的还有两个修理店(鞋子和收音机/电视),加上一个干洗店和医生的办公室。所有的店铺都空无一人;被遗弃的、无人打理的建筑物矗立在那里,大部分窗户都被打破了,高高的杂草掩盖不住散落在周围地区的许多空瓶子、罐子和其他碎片。(78页)

在西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两个巨大的棉花仓库在南侧排成一行,如今都被拆了,剩下的唯一一幢建筑物是一个有霓虹灯闪烁的、明亮的酒店。阿巴拉契的第一家。这边的其他区域被车主用来免费停车。(79页)

衰败的黑人建筑与新起的拥有“铺好的水泥路、免费的停车场”的现代化建筑一起形成了南方新旧转型时期独特的建筑风景。种族隔离时期“白房子”作为黑人社区可见的功能建筑所展现的社会区分功能随着种族融合的到来逐渐变得模糊,建筑对社会空间的规训也不再明显。罗伯特·韦恩斯(Robert R. Weyeneth)针对隔离时期的黑人建筑被遗忘的问

题所作的分析颇有启发性，他指出，“除了民权运动成功的影响之外，种族隔离体系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吉姆·克劳（Jim Crow）有关的许多地方都失去了其生存的经济能力。这一点在黑人的企业中尤其明显。曾为黑人顾客提供服务的咖啡馆、杂货店、理发店、美容院、裁缝店和鞋店最终在融合的世界中失去了顾客的光顾。民权运动的最大讽刺之一是，种族融合破坏了对黑人商业区的历史性需求，并加剧了无法实现转型的企业的经济困难。”<sup>③</sup>

因此，摩根妓院作为民权运动与种族融合政策的产物，折射了南方日常生活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民权运动重新塑造了南方的建筑景观，虽然现代化的建筑正在南方出现，但大部分见证了隔离时期的黑人建筑却消失在美国景观中。早先山姆咖啡馆内猪肉等传统文化符号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在经历了红馆以消费为主导的文化转型以及摩根妓院阶段的种族融合之后，也已经不复存在。种族融合后的黑人建筑该何去何从？这或许是安德鲁斯对现代化等进步话语提出的疑问。

## 结 语

从山姆咖啡馆到摩根妓院，“马斯科吉三部曲”中“白房子”的每一次转型都以全新的面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图景，同时也体现其空间释放的力量。安德鲁斯通过各个场景之间的变化，揭示了“白房子”转型背后的“文化逻辑”。作为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区出现的第一家咖啡馆，山姆咖啡馆为黑人提供了新的社交中心以及社区联系的场所，是一个具有情感意义的媒介。山姆咖啡馆从繁荣到衰落的社会生命史反映了种族隔离与经济大萧条对南方的毁灭性影响，也展现了黑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未被摧毁的瞬间”。现代化的、夸耀性的红馆是二战后混血儿红对被大萧条摧毁的山姆咖啡馆的重建，隐喻了二战后美国摆

脱经济萧条、迎来消费主义的社会现实。红馆凭借其丰富的资源打造了一个消费神话，既满足了有着消费意识与消费欲望的人们的需求，也通过在功能、装修、设计上与其他建筑物的差异而对固有的社会阶层、种族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红馆的兴衰是红从追求个人财富转向种族利益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二战后消费主义文化模式下的种族、黑人内部阶级关系的观察与思考。摩根妓院是民权运动和种族融合政策的产物。妓院本身从身体的层面上逾越了种族分界线，妓院内的物质要素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共同体现了一种进步的话语，但与之对照的是，大部分见证了隔离时期的黑人建筑随着新的种族融合时代的到来遭到遗弃或者消失在美国景观中。衰败与繁荣并存的建筑景观，表现出作者对政治改革、种族融合等进步叙事的保留态度。

总之，“马斯科吉三部曲”中的“白房子”作为符号结构，为我们了解美国南方从种族隔离到种族融合转变的政治状况，以及大萧条、二战、民权运动对南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白房子”也是能动者，参与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转型所产生的三个新的空间不仅造就了新的社会关系，也使小说人物产生了新的经验。在“白房子”所呈现的不同场景中，意指各不相同，但“白房子”的每一次转型都体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展现了种族因素对南方建筑景观的塑造和再塑造。在每一个阶段，“白房子”的存在都有助于重构其文化意义。

### 注释：

- ① Philip Bader, *African-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p. 3.
- ② Brennan Collins, “Forsaking the Promised Land”: *Raymond Andrews and the Many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South*, Dis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05, p. 4.

- ③ David Spurr,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 3.
- ④ Bridget T. Heneghan, *Whitewashing America: Material Culture and Race in Antebellum Imaginati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p. xiii.
- ⑤ Henry Glassie, *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5), p. 156.
- ⑥ Bill Brown,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 ⑦ Christopher Tilley et al.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10.
- ⑧ Raymond Andrews, *Appalachee Red*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7), p. 21. (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⑨ Lisa Waxman, "The Coffee Shop: Social and Phys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Interior Design* (September 2006), p. 35.
- ⑩ Andrew Jones,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
- ⑪ Andrew M. Shanken, *194X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Consumer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96.
- ⑫ 季桂保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60 页。
- ⑬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41.
- ⑭ Willard B. Gatewood, *Aristocrats of Color: The Black Elite, 1880-1920*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0), p. 96.
- ⑮ 1981 年,安德鲁斯在给正在翻译他作品的法国翻译家的信件中,提到“查理先生”(Mister Charlie)是黑人给美国南部白人取的带贬义的绰号(Raymond Andrews Papers, Emory University Manuscript, Archives, and Rare Book Lib., Atlanta)。
- ⑯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 ⑰ Arjun Appadurai et al.,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
- ⑱ Raymond Andrews, *Baby Sweet's*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83), p. 8.
- ⑲ 李有成 《逾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88 页。
- ⑳ Robert R. Weyeneth, "The Architecture of Racial Segregation: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ing the Problematical Past", *The Public Historian* (Fall, 2005), p. 38.
- ㉑ William A. Gleason, *Sites Unseen: Architecture, Rac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89.
- ㉒ Dell Upton, "Architecture in Everyday Life", *New Literary History* (Autumn, 2002), p. 707.
- ㉓ Robert R. Weyeneth, "The Architecture of Racial Segregation: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ing the Problematical Past", p. 39.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锋



**Signifying Archite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House”  
in “Muskogean County Trilogy”**

**CHEN Hairong**

In “Muskogean County Trilogy” , Raymond Andrews describes with great care three transitions of a two-story “White Hous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 sometimes even sacrifi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ite House” provides a physical path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American South in the 20th century , including the shift from a 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 to a consumer-oriented society , from racial segregation to racial integration , an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station between everyday life and racial politics.

**Testimony and Restraint: On Primo Levi’s “Objective Narratives”**

**DING Pengfei**

For the testimony of the Nazi Holocaust , it not only entails distancing the inexorability of emotional release , but also preventing the symbolic suture of rationalizing it. As a survivor of the Holocaust , Levi accomplishes his mission of surviving in his “Objective Narratives” justified by the form of storytelling , trauma rhetoric and fragmentary commentaries. More importantly , instead of passing some moral ideas , such surviving contrarily yields “the live testament” that consistently effects the entire human connection.

**Face and Mirror Imagine in Natsume Sōseki’s Early Works**

**XIE Pu**

From *Bokuseturoku* and “The London News” , we can see how Natsume Kinnosuke created literary works initially by the name “Sōseki” and explored his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both works , the theme of face and mirror appeared many times , implying different self-images of others. Thi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literary theory , but also developed in many of his literary works , which have become one of the profound themes throughout Sōseki’s work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 we can not only clarify the developing theme of face and mirror , but also discover the vivid image of Sōseki in his youth.